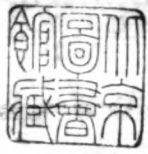


納簡常履坦著

受宜堂書水

三春集

本堂藏板



嘗觀古人一生述作彙輯而刻之詩曰詩集文曰文集而平日所經之地所歷之時悉具其中若專以地名則於山川風土民物人文古碑崇觀勝跡名場之中節其最古而著者以概之專以時名則或自春徂



夏自秋徂冬任某官理某  
事花晨月夕讌飲唱酬有  
所吟咏綜其歲月以標之  
俾後之覽者知某地某時  
為某人之所經歷某人之  
所嘯歌也丙辰歲予奉  
命督理北路糧餉駐鄂爾昆瓜  
期未屆蒙

特授

盛京兵部侍郎得代入

覲時己未嘉平月之六日也居

半月肅承

聖訓倣裝就道未抵山海關逢

元日出關日逢立春馳驅

一月方抵

盛京其地山峙海縈兩府三

潛水三春集 序 二  
鎮遠拱近翌

太祖

太宗邠岐興土也余先世祖籍亦  
托於斯憺前此從未戾止  
至是見所未見則詢之同  
僚聞所未聞則稽之載志  
時有所得一形諸楮墨  
迨五月杪蒙

內台改刑部侍郎閏六月朔  
起程旋

京此一任也臘中奉

命夏杪回車計其時雖歷六月  
而迎春送春俱在關外是  
三春景色得之獨全因寓  
居東郭適臨瀋水之濱頗  
其集曰瀋水三春時與地

兼有所記也夫以余之謏  
 陋膺茲重寄為時無多游  
 覽之地亦復未遍即有吟  
 咏不過政務餘閒自為抒  
 寫然文忠公內制集云睡  
 餘支枕因覽遺藁可以知  
 生平仕宦出處並所載職  
 官名氏悉其盛衰先後孰  
 在孰亡則吾於是集固有  
 不能已於自序者乎至於  
 星霜未易軌轍東旋山高  
 水長之間又寧無餘慕也  
 耶書此以弁諸首

昔

乾隆五年七夕後一日常安

自序

負一代著作之才際千秋喜起  
之會於以發揮性靈陶融風  
雅其在朝廷則為卷阿天音蓼  
蕭心寫即其宦游所至流覽古  
蹟徘徊風土亦有以著輿壤之  
見聞發大雅之軌則此天篤生  
以成賡歌颺言之慶而非一切  
掾觚滌翰者比也司馬大人常

公少登仕籍游歷中外特進  
台階化徂僚屬穹勳大猷早  
著于彛鼎旂常矣公退之餘  
即著為詩歌由晉而粵而滇而  
黔而豫章而瀚海莫不逞其風  
發泉湧之思流于問俗觀風之  
次香山言隨州之詩所在當者  
神物護持豈虛也哉而慶元

尤所親矣者當公之蒞在樞省  
蒞任

盛京時也夫

盛京為我

太祖

太宗肇基之域周呂邠岐受命而公劉  
一什台公備論君宗瓜瓞諸章  
姬旦詳稱創建知非班固兩都



徒誇河洛平子二京僅陳泰  
約者也公於清廟明堂之間矢  
黃鐘大呂之響頌

祖德闡

皇猷發潛德之幽光千古同輝撰

述化從

龍之盛烈諸臣並列品評旁及山川物  
產土俗民風以至一觴一咏朝斯

夕斯皆露雅趣于胸懷霏佳言  
如玉屑瀆公此集體原乎國史  
而益巨風騷事詳於地乘而調  
以音節古今稱文章之美不過  
曰掩顏謝之孤標雜徐庾之儼  
聳然猶未免尋章摘句之習  
也孰如公直抒胸臆自寫性情  
如第斛泉源隨地湧出因物賦

形而召臣極乎滔之混之之觀也  
哉且夫言不衷其實即連篇  
累牘無過月露風雲援古証  
今無与典謨風雅公忠愛本於  
性成文章由于夙學故偶有吟  
咏俱見體國行謨泰交盛事慶  
元景仰山斗者舊矣幸得以微  
員從公於遼海之側且館于公署

每有所作必以相示凡所以劇  
屈賈之壘登李杜之壇者一  
得之目擊屬法公付剗剗至是  
將命梓僉命之曰瀋水三春集  
夫君子之有所居也必有以增光  
於其地而又惜其時之不能久焉  
然得以三春流連瀋水又寧非  
瀋水之幸也我知是集既成直

將冠裳區而卓今古不得僅視  
為一時風氣之興斯土江山之助  
矣  
時庚申歲三月常州後學  
陸慶元頓首拜題

凡例

一

盛京為我

朝

龍興之地自

永陵啓瑞我

太祖

太宗文德武功綏寧率土

福陵

昭陵鬱鬱蔥蔥稽拜之下齊肅踧踖頌揚莫罄所謂  
乾坤覆載難以形似自慚淺陋者於此為首

一是集專載

盛京諸作然有不止

盛京者自將之

盛京

陛辭恭聆

聖訓由

盛京

名見勤政殿二作俱編入是集見我

朝

聖聖相承萬年有道

微臣

敷歷中外得以備員神臯之壤

有稟承焉其歸自塞北為出關以前事過蘆峰

口為入關以後事亦並附焉

一

盛京山海縈峙其間巖岫參差波瀾浩渺指不勝屈  
而幅幘廣大周循未徧集內如十三峰翳巫閭  
大凌河巨流河諸作皆足所親歷其他不敢漫

及必記其實也

一我

朝自遼左開基從

龍之彥後先奔走皆得附日月之末光而濟濟師師未  
易臚列擇其尤表異者系以頌亦周有臣三千  
而尚書獨詳周名之意

一

盛京淑氣盤鬱英才振興官於此者甚多奇猷從前  
頌揚往往不備茲爲統論以補缺漏其他已經

評品者不贅述云

一風俗由乎教化我

朝世德作求遼左氓庶涵育薰蒸人敦誠慤俗鮮奇  
衰茲備述其淳樸近古亦如天保頌君鋪陳美  
盛必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也

一詩稱周原膾膾董茶如飴明乎聖人受命之都  
物產亦爲殊特

盛京稱天作輿區百貨充牣財賦瑰異實冠九州若  
物產雖佳或爲各省所同有者未暇覩縷

一雪月風花各有佳趣四時清興別見賞心余至  
遼左每靚朔雪橫空輒思古人遺事因各系以  
詩殊覺堆瓊積玉之中別添一則佳話固北鎮  
之雄觀亦素心之獨寄也

一

盛京為岐豐興土景仰前賢流風餘韻實深山高水  
長之慕茲列論所及自漢至明人物則有王景  
李光弼姚景行馬人望耶律孟簡斜卯阿里張  
浩內族襄等八人名宦則有赤盞暉移刺温木  
華黎曾銑等四人勲名最為卓卓庶以見龍輔  
朱池騰輝振采實照耀千古云

潘水三春集總目

卷一

論

卷二

序

卷三

記說

卷四

題跋

卷五

書

卷六

頌

箴

銘

連珠

卷七

賦

卷八

詩一

卷九

詩二

卷十

詩三

卷十一

詩四

卷十二



詩五

潘水三春集卷一目錄

論

王景論

李光弼論

姚景行論

馬人望論

耶律孟簡論

斜卯阿里論

赤盞暉論

移刺温論

張浩論

内族襄論

木華黎論

曾銑論

潘水三春集卷一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仝校

琇

琦

論一

王景論

河渠書之言善治水者察高下順水性惟利導之而已無他謬巧以爭勝也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

可立而待故善爲川者決之使導善爲民者宣之使  
言古之治水莫神於禹自醜渠引河九澤旣陂而後  
水由地中行行其所無事正利導之謂也列國如蜀  
守李冰鄴令西門豹未盡善有史起鄭國卒以成渠  
田不爲害後漕渠宣防循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  
漢兒寬延年輩出言水利作事類古制然未有不立  
水門蓄洩時其啓閉而收灌溉之功者永平十二年  
議修汴渠其時薦王景博羣書擅天文術數能理水  
以是膺召問發卒數十萬與王吳治渠防起滎陽至

千乘海口千餘里巨任也景卒能度地審勢鑿山截  
澗疏決壅積更立水門令水相迴注無滲漏以衛田  
斯誠讀書經濟學古有獲治水其一節之長者乎使  
景秉國鈞當建初之狂瀾障百川而東之應必有可  
觀者乃以廬江太守終教民以耕織著書於卜筮術  
數之末用違其才矣惜哉景爲樂浪人閱之子閎忠  
義讓列侯爵史書褒美景賢能固無忝於所生而自  
安義分不求顯達殆讀易而叅其微者歟考載籍而  
知長白巫閭靈氣之所鍾自漢代而已盛豈徒然哉

李光弼論

國家以奸人致禍敗而以君子償鋒鏑天下見其剖  
心碎首百折不回之志莫不欽而嘆之甚或為泣下  
歔歔以君子定禍敗而使奸人操短長後世指其憂  
讒畏謗隱忍自全之計居然訾而議之遂至心跡掩  
抑此則忠臣義士所以生抱不白之冤死負含垢之  
累徒以滋責備賢者之論而莫思觀過知仁之義此  
亦清議之過而未嘗設身處地以相衡無怪乎遺俗  
之士欲求知已一人於千載以下而終不可得也唐

臨淮王李光弼史臣謂有良將風而惜其拙於謀已  
論者遂以不朝一節爲終身之咎嗚呼光弼而果徒  
自計者哉方其時寇賊充斥露齒蔽野光弼策創劔  
之餘當新張之寇以疲敝之卒守懸磬之壘出奇制  
勝以弱爲強向使少有瞻狗則當哥舒旣敗潼關失  
守百寮潰散何爲井陘之入靈武之役奔走而不遑  
至如賊乘勝西嚮洛危偏難守何不可從韋陟之言  
益陝兵保潼關何爲移軍河陽北沮澤潞中渾之戰  
心力交竭且光弼亦非不知君臣之義者也史思明

宴太原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是直謂唐人已  
散之紀綱可供逆賊無端之笑語而光弼禽而取之  
卒致牙帳遠徙唐之威靈幾於復振繼而石橋夜進  
賊氛甚熾光弼納刀於鞞曰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  
天子至於麾旗至地賊衆披靡俘斬過當西向拜舞  
感動三軍是其不以寵利自私而忘身忘家以心乎  
我后也明矣且夫人臣營私必先以懼罪之意人臣  
懼罪必當其負過之時邛山之敗棄河陽陷懷州此  
時召之入覲安知責讓不生於意外也而即委軍以

朝讓官以自罰固以此身為不復自有之身而付榮辱於不計也豈有勲名已成眷注益厚而遽中懷反側使畢世苦心戮力經百戰而成之功甘心坐棄者乎即曰功高為物所忌勲猷既立媚嫉旋生雖有豪傑不得不稍為委蛇而光弼亦非輕為搖動者也禽安太清楊希仲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使中人督戰以致中伏而敗媒孽之端顯然可見而猶入徐州收許州破朝義斬袁晁蓋凝重得之天性固非浮言所能奪耳然則吐蕃之入寇光弼何為遷延不行曰讒

人在外則動君以勢而劫制之情有時而破讒人在內則蔽君以術而傾險之思不售不止彼程元振者以凶狡之才在左右之地而又嘗破張皇后之謀擁立太子者也代宗之任光弼不如其德元振自古小人得君一言見聽則喜於威勢之已張一言不售則忿其前謀之不效故狼戾既蓄於心賢士大夫早中其毒所傷猶淺意為觀望任其輾轉流毒必深受禍益慘豈以光弼之智而見不及此乎顧魚朝恩與程元振皆身為宦寺殘虐縉紳安慶緒敗於相州光弼

欲乘勝而前朝恩不從果致史思明來救諸將皆潰其負慚者一懷州初收光弼言賊未可輕動朝恩信思明之謀一敗不支其負慚者二慚之深則忌之至而何以獨畏元振曰此尤足見光弼之苦心而令人爲之飲泣者矣光弼自從王忠嗣以來受斧鉞數十年矣苟可以安其身効其力終始行間以功名自完有震世之勲而無纖芥之玷亦爲人臣者所爲撫心而無憾者也何爲朝恩之怨未消元振之忌復起昔曾參之母方織有告以其子殺人者一至再至母織

自若及乎三至不覺投梭而起嗟夫主臣之與母子情則有間矣魚朝恩程元振之獲寵信於代宗與泛泛人言又有間矣光弼其能使代宗之心堅於曾參之母哉來瑱手破劇賊功在河山不過以元振請托不從遂至身首異處彭越醢韓信誅而黥布乃不得不反驪山之徒猶令人原而況功業卓卓如臨淮者耶議者將曰果若是將光弼不待詔書徑歸徐州爲可以無罪曰是烏得無罪也君子見幾而作秦檜之專政韓世忠騎驢遊湖上口不言兵岳武穆鞠躬盡

瘁身嬰大戮夫亦各行其是也光弼果無務於一時之勲而克秉其先幾之哲則當魚朝恩觀軍容之始即當翩然徑去至於事權已屬嫌釁已成進不能片言格主去君側之奸退不能束身歸闕守朝廷之制惟是擁兵自便試思臨戎豈遷延之地專閫豈避禍之時君臣之間拘於形迹互相嫌疑是誰之爲歟吾人持論當得其平司馬遷傳廉頗議救閼與之失本傳不載見之趙奢傳中酈食其立六國之謬本傳不載見之留侯傳中以此二人功十而過一故本傳畧

之他傳發之其與善也直而寬即此爲例而論臨淮者可得三代之直矣而吾獨爲唐惜也臨淮以一代偉人爲閹腐所牽制臨淮尚且畏禍天下英豪誰不解體假令立太宗之朝何難與褒鄂比隆至受節制於宦寺之手聽臧否於傾側之羣爲國家奠宗廟社稷而不能自必其身爲舉世除元惡大憝而不能自保其繼委所生於雲山之外而不能就養以言歡望君門於九重之上而不能賡歌以奉主負疚以終倦倦乎幾不瞑目傳之青史無識者旣不難肆其譏評



即遇有心之人憐之惜之而終不能爲之委曲而迴  
護也豈不痛哉夫惟汾陽所遇與臨淮同而處之則  
異矣是以君子貴至誠以御物知命而達天

姚景行論

存好大喜功之見希萬一或就之勲幸則無益於國  
家而隱憂伏於事後不幸則有傷於國體而變故生  
於意外故君而好名禍於鄰邦此以國爲嘗試者也  
臣而好邀功於異域此以君爲孤注者也遼道宗有  
意伐宋名姚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何如嗚呼何  
其闇於計也考遼之地自太祖起臨潢併渤海得城  
邑之居百有三太宗割古幽并營之地而跨有之然  
皆近邊陲遠中國其人長於射獵短於耕桑徒以濱

山帶海風氣剛勁善戰耐寒稱雄耳故論遼之兵力自守則有餘伐人則不足論遼之於宋兵興則宋困而遼亦受其敝兵止則宋寧而遼亦獲其利此必然之勢也聖宗之初屢有侵伐勝負迭見自統和十二年和議始興漸通往來繼定歲幣及道宗踐祚始則遣蕭謨魯等以先帝遺物與宋而宋即遣使會興宗之葬次以太皇太后之喪報哀於宋而宋即遣使奉宋主繪像於遼考之於史未見有不可解之讎也道宗何爲使兵端忽開耶景行舉成約以止之指先帝

以寔之意深遠哉道宗狃於先世之捷頓欲南征萬一兵戎失利岐州復侵固安繼陷其能立制宋人死命乎即如涿州之役自宋兵旣入以後重以海圻之備申以偏師之助董以休哥之軍至親駐馳羅口趣東征兵馬以應援而僅得復中間猶有飛狐之敗雲州之失其能保師旅繼興無失算乎不寧惟是馬乏則括民馬甲闕則取顯州之甲偶一爲焉已屬苟且而謂可常繼乎不能常繼其奚以爲供又兩國交兵人心動搖趙希贊一叛而朔州非遼有矣任雄再叛

而應州非遼有矣能保無相繼而起者乎且遼之力能強於澶淵之時乎渡河之役何如而謂可盡得志乎諸葛武侯欲出祁山則修好於吳倘遼與宋兵連禍結而高麗西夏乘之能必無興化之挫蕭惠之劔乎故景行所對乃老成之見必不可易者也大抵人君享已成之業席富庶之餘輒生侈大之思漢武帝時承平已久寵任衛霍外內驛騷而天下卒以困敝令景行稍有依違希功生事如所謂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者安知不如景延廣十萬橫磨劍之說徒以

喪師而辱國也陳湯甘延壽奏功絕域論者猶謂其開邊挑釁況功不可倖而勞費已不貲者乎人臣事君當承平之日但當為保泰之計不必思以奇功自顯又當為未然之防不得謂當前可恃李文靖公為相每取四方水旱盜賊上聞以逆折人主驕侈之心後卒服其先見若景行其隱與合哉雖然景行亦非一意晏安無心國事者也重元之亂時已告歸倉猝聞變即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不待命而勤王其不履行陣冒矢石亦以賊平故爾不然其能已於汗馬

洛水三春集 卷一  
之役耶故若景行者可謂得謀國之要者哉

馬人望論

庸人喜爲無端之慷慨未幾而悔旋生貪夫好狗目前之小利未幾而弊輒起君子則不然不可言者不言也言之則必期其行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不可行者不行也行之則必要於久立子孫之朝猶食祖宗之德斯爲志定而識精可以奏不世之功矣遼馬人望以均役之請獲罪當是時一縣令耳非有專制之權也其莅松山亦僅郵傳等苟以松山之肥瘠與一已之得失相比其不可同日而語明矣百

日之內窘辱已經於前問對之時寬釋或邀於後與其若李北海爲干將莫耶頓生缺折何如若蘇味道摸稜可保無他而堅持前議不爲少屈其邀吐渾之喜得可大用之稱特意外耳萬一更逢其怒斥逐遠竄將何以能免然人望此時固止知役之宜均不計禍之可免也令去腹中之鱗甲而爲逢世之脂韋其所謂南山可移判不可改者謂之何哉且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利一而害百嗜利者疾趨弗顧以止見當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也智者不然其視患

在當前如渴者欲飲解以甘漿沃以香醴必不以醜酒進也苟且趨功流毒後世其爲醜酒也大矣可漫試乎方其檢括戶口倘以綜覈者處此必下履畝之令行搜剔之法欺隱者重其征逃匿者倍其賦人望獨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門蓋國可實而不可虛者也民可富而不可貧者也草野留不盡之藏則民富民富而閭閻無凋敝之憂道路無轉徙之象國斯寔矣不然左藏大盈蓄積非乏至於健兒立霜雪腹歎衣裳單識者哀之人望生平可稱述

者甚多而大抵立意較然傳之後世而可守倘稍有  
依違則天祚之與乙辛不共之仇也人望旣奉命鞫  
治何爲獨處以平心不慮雷霆之及馬牛旗鼓軍興  
所需何爲悉除煩苛不虞變法之罪黠吏黥則舞文  
之智可以永絕臨庫設則耗蠹之萌可以不滋史稱  
其畏慎又曰有守其信然矣雖然天祚之時遼事方  
劇以人望之老成致位台輔而不能早防其敗毋亦  
天方棄遼有未可爲人臣咎者歟抑亦幹里朶蕭奉  
先諸人之罪而人望可無責乎以其不可知者聽之  
天以其不可必者任之人而以其可爲者盡之已是  
亦爲國任事之道也

耶律孟簡論

史官榮辱人於萬世者也片言之褒顯於華袞一字之誅嚴於斧鉞而或出以不信是非顛倒得失混淆所稱不足示勸所譏未免徇私千載而下有志之士咸得而惜之矣耶律孟簡任史館編脩語其同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而終之以慎此其用意何平也今夫史才之難也良如遷固不能無譏下焉者又其不足道者也古人論史有言曰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此言作史之不可不慎也而在遼

之史尤難其先起於沙漠無論奇首可汗胡刺可汗等世次不可考即自唐以來如屈列者竟不知其世系矣以注可汗為屈列而自古亦無明文蕭韓家奴有言先世遙輦可汗注之後國祚中絕自夷里董雅里立阻午可汗大位始定而雅里涅里之名史書互異即以懷秀為阻午可汗亦從推算得之究未有特為紀載者也沿及太祖時事倥傯軍旅旁午雖重熙末以耶律敬烈知起居注開泰中以杜防為起居郎亦僅備其官而已是以耶律儼與陳大任之書皆不

足傳信其他五代史係之終篇宋舊史諸載紀又何怪其闕焉不詳乎孟簡獨以信為言以慎為心其所見固已高人一等矣且夫著述與人心相通者也以魏收之輕蹠則其所作必為穢史以廬陵之風概則其所作必足以明褒貶定義例孟簡以忤乙辛獲罪而始巡磁窯關不形辭色繼在保州以道自樂以此淡定之衷盱衡古今鑑定臧否其意見必平棄取必當何致若三國志之重貶武侯南北史之強為解事也哉論孟簡者或稱其不拘文法以便民或指其勤



脩學校以興治余謂是二者在承平之時為易在天  
祚之朝已難而猶人所能也獨其脩史之心有得於  
夏五郭公之義為不可及耳惜其所編次不傳脫脫  
脩遼史第言發故府之積藏集遐方之匭獻未知孟  
簡所修之書得與否而由其言以想其意則固非易  
於載筆者也後之修史者其毋任一時之喜怒拂後  
世之公議也哉

斜卯阿里論

器量可以奠國家勲業可以紀旂常由結髮迄乎白  
首以功名自完而無纖芥之失此其生平大節必有  
矯矯過人者金斜卯阿里身經數十戰皆克先登陷  
敵用奏膚功人於其馬韓島之役中矢而卧既蘇復  
戰卒破契丹奚人則服其勇於忽沙里之舉以百餘  
騎敵遼兵數萬裂衣為旗出入山谷使遼人畏避人  
則服其智生長沙漠而爛於水戰破宋兵於淮南追  
宋主於海上敗亳州之舟師取漣水之賊寨人則服

其隨地制宜之才吾謂是皆徒震其功而未求之於本根之地也夫建立之本大倫而已矣今夫誇蓄積侈財產而薄昆弟之愛者不特僅在負性豁勃之徒也平居矜言友愛一旦財利當前艷羨既生私意隨之其不至攘臂相先者少矣吾嘗嘆薛包至行尤見于弟求分財一事然包寔恂恂好學故能涵養其至性而厚植其友愛之心阿里一武人耳財物之饒何不可厚自封殖猛安之職爲賞功鉅典阿里之得此猛安由攻下寧江州想其出入鋒刃幾經戮力而後

得進一階何難留之子孫爲累世光榮乃慨然盡以與弟無纖毫吝惜狀固已難矣而猶非其至也夫禮義之心發於慷慨之時而消於輾轉之際其弟不受逃之海上至於歲餘其弟能悌之心亦已明矣阿里之讓亦已著矣計此經年以來豈無耳聞目見可以動其貪愛之思者乎激發之念漸忘則係戀之隱潛生留贏餘而人不以爲私擅顯榮而人不以爲薄何嫌何疑而不以自居必使其弟受之而後已則非俠烈出於意氣而至愛結於中心可知也愛結於心則

止知有弟不知有財物不知有猛安又何久暫之異  
焉三代而後酷烈之性武臣尤甚如殺弟者兗州刺  
史哭弟者苟道將之類何可勝道苟聞阿里之風能  
無愧乎抑阿里之至性非特於其弟見之也沙里只  
之獲則成其伯父胡麻谷之功木門甸之捷則成其  
父渾坦之烈少長於兵而性天過人如此無怪其建  
樹非常而終身不滋物議也後之論阿里者其無僅  
視爲介冑之士哉

### 赤盞暉論

甲兵者戡亂之利器學校者致治之鴻模利器有時  
可離鴻模無時可廢古之人往往投戈講藝雖赴桓  
之輩咸使知書不惟以作其親上死長之心亦以開  
夫文教覃敷之漸也赤盞暉以天輔六年歸金嗣是  
定興中破張覺再舉伐宋經略山東以至戰熙河復  
河南奏奇功於鋒鏑之間標勝算於疆場之上奮勇  
前驅身先士卒暉亦人傑也哉顧吾不多其武功之  
赫濯而多其於倥偬擾攘之頃不忘文治也今夫暉

所處之時何時也始事太祖草昧初開翟昭彥叛矣銀朮哥出居庸矣繼事太宗十三年中始有樓峯口之役終有固鎮之師選兵命將朝夕不遑暨乎天眷之末時事日非倉皇益甚迄今考之至天德三年始置國子監大定四年始置女直學大定十六年始置府學則知前此學校之事固皆有所未備也而暉方戰秀州擊蘇州即於餘杭載資治通鑑以還繼而降吐蕃攻慶陽遷歸德軍即於宋州建學舍勸生徒肄業者復其身蓋兩間之元氣旣厚而後國運靈長國

家之禮教昌明而後棧樸滋殖秦以焚書二世而亡周以辟雍至八百年未艾其明驗矣從古有不能遽治之時而人臣無可以不治之心暉之殷殷於學也用意遠哉且夫士君子遭逢不偶身為奴隸固所生之不幸也古今來如季布辱於朱家梁鴻寄居廡下非有心人為之咨嗟物色其不至泯泯沒世與草木同腐者幾希王夔常業進士奴於民家暉以錢五十萬贖之使卒其業後至顯官居嘗以左驂之贖為越石動色歛歔今而知其風尚未絕人間也至於時方

戰爭殺人如草芥不特白起長平之坑所殘四十萬也武夫健卒流血盈前談笑自若恬不爲異而暉撫河間居民爲軍士所掠者聽其贖還安堵如故濟州旣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江寧知府陳邦光以民多疾疫請於宗弼轉撻其怒暉力爲營救得免州吏卒官貧不能葬暉爲營葬資給其家考其一生果敢英銳之中具有溫文醇厚之氣昔晉謀中軍趙衰曰郤縠可吾嘗聞其言矣敦詩書而說禮義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今以暉方之其用意豈有異也耶嗚呼暉

以少遊鄉校先聖先賢之澤存於黨庠術序之中薰蒸濡染自有以消其殘暴而作其爾雅之風子愛之意學亦何負於人哉暉終身兵革稍知尚學其所表見即已卓卓如是況士君子從容涵泳而際隆平之世者哉

移刺温論

移刺温戰功不甚著史稱宗弼每征伐温未嘗不從亦未言其畧地攻城奮勇先登之狀而當時至以古人相期竊嘗攷其爲人而知其隨在處以至誠也當其移臨海水大至城且決夫臨海之患水也以州治近水未必以温有失政致此泛溢也又時方大雨衆流驟至温何難自解乃躬自督役臨不測無所避僚佐止之至欲以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當是時河伯肆虐波濤涵湧重以淫雨城之獲完而温得不死亦

幸耳萬一不幸澎湃益甚頓至漂沒温且奈之何哉  
然温固心焉甘之矣至於鎮武定時旱蝗相仍温以  
指血瀝酒禱而酹之雨隨至鴉啄蝗且盡歲以大熟  
噫嘻人以冥冥者之不可問也久矣烏知其即在人  
心耶今夫匹夫匹婦一念至誠以全節孝行道亦為  
歛歛而謂神之鑒觀不如人者惑也至謬妄之祈虛  
誕之語且不可以欺人而謂神之可誑者愚也如温  
此舉其與反風滅火虎北渡河者殆庶幾矣昔蘇子  
瞻守徐州呂梁驟溢子瞻躬臨泛濫艱險不避唐太

宗取蝗吞之曰寧食朕心勿傷百姓禾稼至今咸為  
稱歎方之於温其懇至之思寧有異耶余每嘆世之  
人中存矯詐處事皆有倖心倖而成者百不得一其  
以倖而敗者前後累累焉故即温二事以明時雖倉  
猝事雖杳渺無在不當處以誠心如此其他擒謀人  
之扇亂解御饌之不適猶是人臣之常茲不具論云

張浩論

才與時際則功名出才與時違則志節見古來有志之士量可而進而不肯苟且依附以自枉其才職此故也張文康以策干太祖賜進士出身授秘書郎其出也可謂正矣後歷戶工禮三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田穀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文康行六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其才可謂長矣尹平陽強宗黠吏不敢犯盜賊止息廢淫祠獨葺帝堯廟作擊壤遺風之亭其政可謂理矣至於朝事日非依違不去識者惜之顧



其弊不始於海陵天德之間而伏於熙宗天會之末  
熙宗末年酗酒嗜殺浩身為大臣而可以委蛇其朝  
乎海陵何人而可與同朝共事乎故浩之諫當與平  
章勗並進浩之去當以海陵為尚書左丞時而決失  
此不為而輾轉留戀至受海陵之名為戶部尚書拜  
叅知政事以至為營城建室驅工役於溽暑疾疫之  
餘身為衆怨之歸而不顧此猶駑馬戀棧垂涎芻豆  
任人鞭策欲望其如雲中之鶴飄然不羈固已難矣  
及封蜀王改魯國公然後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

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  
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以羸病對是固以海陵為  
明也自拜尚書右丞以來無一語進諫間有所言不  
過給藥賜復之細事即以此塞責而自詡得君可乎  
嗣是建南京宮室恐其不易成言用兵利害對以天  
意治兵南伐謂少年不可用似乎不為阿諛然措詞  
微婉一不聽即不敢復陳求其如古大臣奏事侃侃  
諤諤至於牽裾補牘而不自已者蓋不可得矣且夫  
為人臣子躬逢弒逆此所生之大不幸也浩臣事熙

宗海陵肆然手刃則海陵爲國之賊即浩之仇也海陵不道不可指數而世宗受留守之命進鄭國衛國之封固其臣也律以春秋之義則世宗果賢當如吳之季札衛之子鮮乃始則未聞匡正繼則殺使臣據兵甲告廟即位海陵聞改元拊髀而嘆而後元宜之弑行焉海陵不得正其終則世宗不得正其始浩於海陵造逆則恬然居位於世宗踐阼表賀朝見大節若此無惑乎長樂老子揚揚然自誇得意也雖然浩之才則終有可用者也命其進人才則舉紇石烈志寧等後皆爲名臣問以廢文學則舉秦政以對致科舉得以不罷其亦善補過者乎昔張忠定公教寇萊公讀霍光傳及讀至不學無術一語萊公憬然而悟吾於浩亦責其未嘗讀易也易文言於上九一文則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若浩者其惡能免此也

內族襄論

負果毅之才當倥偬之際而欲立功名垂竹帛作赴  
桓之氣易有蘊藉之度難金內族襄以昭祖五世孫  
結髮從戎至於旣耄大小數十戰摧堅陷銳如拉枯  
朽意氣亦偉矣雖然第以軍功論則如史屹搭之驍  
勇宗浩之智謀與襄亦大畧相等而世宗獨稱其蘊  
藉則固非一勇之夫徒恃赴桓自矜材武者矣今考  
其生平厚重守法鎮靜不擾吏有所白必問諸相云  
何擇其可者從之昔子產相鄭將有諸侯之事則使

裨謀謀以適野叅之子太叔公孫揮而後行若襄之  
虛衷集益用意其寧有異耶至謂省事不如省官則  
尤爲識治之要何也人第知因事以設官不知因官  
而滋事一職臺閣任之復使冗吏叅之一事有司主  
之復以權要監之意見不合則紛紛以生法令多岐  
則欲從莫適國有更張之虞人多掣肘之患何如截  
然畫一者之爲愈乎若夫受命臨戎好爲誅戮亦非  
盡出於不得已或恃於勇敢謂殺敵可以有功或懼  
於後禍謂阬降可以無患古今來如白起之阬趙卒

不知其幾而襄於德壽之畔諸虜乘隙剽略則請移  
諸內地有問之者曰虜雖雜類亦我邊民若撫以恩  
焉能無感卒厚爲撫綏諸虜終無他變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聖王之訓不謂襄之隱與合也至兵之與民  
一體相關閭閻得保其父子朝廷乃得有其貢稅徵  
車賦馬將流離者供之乎抑康阜者供之乎飛芻輓  
粟將轉死者職之乎抑保聚者職之乎此不待再計  
而知也如以時方多事不妨損民以足軍所謂反裘  
負薪竟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者也襄職在軍旅

而出粟以便民意深遠哉其他去監軍之制放僧道之僕守郊祀之舊止清閑之署皆能從容酌量紛擾不生若襄者其以武人而知大體者矣雖然吾尤爲金之君難之也士君子所得自主者忠勤所不能自保者讒間方其捐軀爲國人君信之如左右手一旦讒言旣入加諸膝者倏墮諸淵疎忌日甚昭雪無從亦千古之通恨也而當時有作僞書欲搆以罪者即轉以相付樂羊克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其亦有不謀而合者哉要亦襄之蘊藉有以致之耳向使急於見功果於自任矜張不已嫌隙必生雖欲以功名自保其可得乎至如長樂之征七戰皆勝裒嶺之役陷泉幾平弩中膝而不顧臨間道以先登史載甚詳故不復論而特論其措置安詳態度容與有輕裘緩帶之風可以爲武臣之則者如此

木華黎論

元四傑之中木華黎戰功最多勲名極盛間嘗考其始終而知其蹇蹇匪躬之心一生以之而不渝也今夫開創之初君臣俱在草昧之間倥偬擾攘日不暇給君之視其臣也如手足使臣不能視君如腹心或以時方多事觀望徘徊擇利而趨量可而進又或以幸遘時會附日月之末光邀山河之厚賞遂生驕縱改轍易紘則皆臣節未純識淺而量不足也木華黎不然始從太祖軍嘗失利矣大雪失牙帳卧草澤之

中又行山谷猝爾遇寇矢下如雨此時太祖基業未  
定羣雄競逐鷓鴣張虎視者布滿天下木華黎於此時  
烏能逆計其身爲佐命得專封拜也哉乃始則張瓊  
裘障太祖於雪中達旦不移足繼則引弓克敵解馬  
鞍以相護因想漢高鴻門之會樊噲擁盾直入氣何  
壯也若夫光武蕪蕪滹沱之役君子謂其君臣相與  
如父子焉木華黎其兼之矣及乎掖太祖登大寶恩  
寵益進金印誓券傳之子孫且委以太行而南賜大  
駕建九旂履盛滿之地有震主之嫌而策馬橫戈身

先士卒陷銳摧堅如拉枯朽野狐之戰以寡擊衆而  
不疑黃陵之師以短攻長而不懼憂河南秦鞏之未  
下則違天象以成其忠憤鳳翔延安之未克則駐渭  
南以張其勢其他戰功不可枚舉至於疾革之日名  
其弟帶孫猶諄諄於征討之事宗澤運際衰微而渡  
河之心至易箒而不改木華黎時方鼎盛而汴京之  
志至屬纊而不忘古名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大類  
如此獨惜其殺戮太甚田和尚已降矣而悉屠其衆  
寅虎荅之來苟非也先言之則長平之坑且復見於

今日然而生平大節表表可舉歷四十年時勢幾更  
夸險數易惟一意於征叛討貳其亦所謂公忠之士  
也哉

曾銑論

希不可易就之功於舉世不爲之日慨然出其身爲  
國家任勞任怨必上度其君下度其同朝共事之人  
若權臣在外而吾身在內令不可得而行也權臣在  
內而吾身在外志不可得而遂也令不行志不遂則  
必爭爭則人主必有所左右於其間君子勝無必殺  
小人之志小人勝有甘心君子之勢遂至身與家俱  
糜而國事益隳莫如量時而動無以志大才疎滋後  
日之悔而已曾銑甫莅遼東即能治廣寧兵變誅首



惡定遼地繼撫山東山西各著功勳及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數千兵駐塞門能使寇十萬餘騎敗衄潛逃其績亦懋矣哉卒以復套不果身嬰大戮妻子流離則以自恃得君感知遇而圖報稱而不知君恩之不可終恃也倚仗夏言謂輔臣可以格主而不知輔臣之不能自保也在嚴嵩無必於殺銑之意而非是無以傾夏言則借以行其忍在世宗亦無殺言之心而言存嵩之寵不固則因以行其私其於人才何惜焉國事何計焉考明之時邊患日滋而固原為甚固

原自火篩入據河套遂為敵衝於是不但備靖虜而且改平涼之開成縣為固原州隸以四衛設總制府令河套得復則我之守禦有人俺荅之畜牧無所進不能犯山西則東自平刑西至偏關鴈門寧武大同老營堡皆得晏然無事而薊遼客兵三關主兵土著驍銳皆可不事矣退不能擾宣府則不能轉趨遼薊而潮河川白馬關古北口石匣營密雲懷柔皆可高枕以卧而四正四隅之計可以不設矣故河套之復為明時切要之計無有過於此者也然則不慮開邊

以挑釁乎曰挑釁者本無釁端自我啓之也河套本中國故地後舍黃河衛東勝又撤東勝就延綏套地遂失孝宗以前猶每歲搜套繼而任其出入故楊一清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使河套千里沃壤歸我耕牧則陝右可以息肩至銑之時患愈劇矣吉囊日熾震畿輔擾關中無歲不有師警腹心之疾早除一日即省一日之滋蔓此銑之所以急急也譬如人有患癰勢已成針之灸之非極其痛苦不可畏針灸之痛聽其癘毒浸淫於榮衛至於不可復救而一旦潰決

以死可乎明之於河套征之則變速而禍小聽之則變遲而禍大必然之理也即曰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來往甚難然我即不出能保彼之不入乎今日言貢明日言款而擄掠隨之俺荅之釁不生於柔服之未至而生於柔服之已過也明甚與其聽彼侵掠何如大爲撻伐我之問罪有名則彼之覬覦可息昔契丹寇澶淵真宗不渡河寇必不可得而退人臣受命臨戎心懷規避以社稷之憂貽君父以擾攘之害貽後人是則趙克國與段頰之所竊笑矣河套旣不

可不復則銑之謀不可不用銑之誅乃國家之不幸於銑何尤而吾終以爲銑咎者則以觀時知人之未審也銑八議之上雖受不世之知不能敵嚴嵩之寵嵩子世蕃熟悉中外官之肥瘠責賄毫髮不能隱而銑所居固嵩父子營利之藪也前後將帥皆以賄進銑素廉家無餘貲其不能爲債帥又明甚此而欲久居其位是直以嚴嵩爲裴度也可謂知人乎使無河套之舉銑亦不得安然於邊境但或罷或斥尚未可知其所以必致之死者固嵩之老謀深計而亦其勢

之不得不然也嵩旣攬權必不樂夏言之出其上盛氣相凌至斥逐其黨而不敢救銜之固已刺骨矣適言繼妻父者銑同里人也銑以此得交於言嵩即以

此偵言而陷銑其城府之深機穽之密銑安所逃哉且世宗之英察自用堅護其短嵩所深知銑旣屢被優旨攻銑是攻世宗也以嵩之奸豈肯出於此故惟學鷲鳥之擊先戢其羽猛獸之搏先匿其形方世宗向銑之時夏言欲倚以成功嵩曷嘗一刻忘銑與言哉而時尚未可隱忍以俟褒銑之旨若不與聞預爲

擊銑之地而銑與言懵然不知可謂不能觀時矣一  
旦世宗頓異初心夏言束手無措嵩固已撫膺稱快  
即力言套不可復顯然攻言而世宗果遣官逮銑事  
機之轉間不容髮奸人之可畏固如是哉雖然銑與  
言相倚者也銑雖被逮而未必其果殺也銑之身不  
死則言之罪不極言得在位必修怨於嵩嵩危矣因  
思仇鸞者鎮甘肅時爲銑所劾勢不兩立於是假手  
於鸞以堅世宗之心而銑之獄成銑之獄成而言之  
罪不可追此所謂一網打盡者也若夫鸞之阻撓有

憑而銑之膽智素著即欲罪之又奚以罪夫事勢在  
曖昧之間情形在遼邈之域而又爲人主所深嫉此  
可不待左驗而決者也假之以交關重之以剋減誣  
之以掩敗雖淳綱不承而世宗已深入其說嗚呼莫  
須有三字何難定武穆之案乎千古巨奸何若合符  
節耶銑死言繼而嵩益得肆其毒矣故論銑之才或  
可以復河套而論銑之時必不可復河套者也明哲  
保身其斯爲有志功名者之炯戒哉

圖書

